

回顧一九八九年台語運動

經過國民黨四十年的「國語運動」，台灣傳統語言受到強烈摧殘，爲了爭取喪失的母語文教育權、使用權、傳播權，近五年來無論鶴佬、客家、原住民都展開了強烈的抗爭，而一九八九這個八〇年代的最後一年，可以說是這個運動達於頂峰而情勢逆轉的一年。茲從客語運動、台語文字運動、台語文字化運動、台語教育、台語影藝各方面做個回眸一瞥。

一、客語運動方興未艾

客語運動發展的高潮可以算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還我客語運動」，三千客家人以「強烈的訴求、溫和的手段」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街頭運動。但這個運動的主要訴求只是爭取電視客語節目，其結果是爭取到每週半小時的台視「鄉親鄉情」客語節目。

這個運動的後續發展是少數客籍人士籌組「客家黨」，元月十六日晚，發動者邀請各界各語人

士舉辦說明會，會中散發〈台灣民主化與客家人組黨〉一文，說明其組黨的目的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及民進黨的福佬沙文主義，希望以「客家黨」扮演制衡兩黨的角色。會中遭到不分外省、閩南、客家人士的反對，會後洪惟仁發表〈倡組「客家黨」者請三思〉（自立晚報、一、二十一），認為客家黨非為階級利益的現代政黨，貿然組黨可能會加強民族分裂，斷送許多政治上、文化上表現傑出的客家人士之前途。此一組黨之議，最後遂不了了之。

客語運動的功臣《客家風雲》於八月停刊，十月二十五日重新出發，復刊的二十一期羅肇錦發表〈客家話之怒——本刊對今年選舉的三大訴求〉，除表示對廣電處「打屁安狗心」的牙慧表示不滿，要求開放製作客語新聞氣象節目、廢除廣電法的限制之外，並進一步要求實施「雙語教育」。另外，美國台灣同鄉會今年平原區秋令會舉辦「客家台灣文化研討會」，黃娟、陳秋鴻、朱真一、許信良均發表演說，最後由來自台灣的邱晨講唱新編客家民謠，參加者除客家同鄉之外，也有鶴佬同鄉。會議由郭正光主持，全部採用客家話發言，是史無前例的創舉。顯示客語文化運動已波及到海外。

二、台語文學運動

台語文學運動到了八九年，受到更廣泛的肯定，大部分都能接受。從發表的文章看來，反對者只是極少數，其中最強烈者為陳嘉宗，陳氏曾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民衆日報發表〈台語文學〉

一文，今年七月十九日又在民衆日報發表〈拒學台語的高官〉、七月十日在中國論壇發表〈台語文學不等於台灣文學〉，強烈諷刺與抨擊台語運動的推動者及創作者，他說台語雖是他的母語，但他創作運思仍以國語爲基準，並不覺得有何缺憾。

另一引起爭論的是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廖咸浩博士。廖咸浩發表過〈媽媽的話〉（中國論壇二八卷四期）、〈南方文化的覺醒〉（中國論壇十一月號），相當肯定台語運動的價值，認爲是南方文化在長久被忽視之後覺醒的先聲，他引起爭論的文章是刊於台大評論第二期的〈台語文學的商榷〉，全文刊出之前，自立晚報本土副刊以〈需要更多養分的革命——台語文學運動的盲點與囿限〉（六月十六日）爲題摘要刊出，文中因主張台語文學運動深化了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盲點「言文一致」，並且在狹隘的「台灣文學」定義之外，再加上語言的考慮。他認爲「純化主義」的台語文學必歸失敗。如果放開心胸，吸取中文及文言文的養份，則除了少數基本詞彙外，不會與鄉土文學有太大差距。引起洪惟仁、林央敏、宋澤萊的反駁。反對者則努力在維護台語文學運動的正當性。對於「純化主義」認爲有必要，只是堅持的程度各人不一。

無論爭論如何，台語文的創作者正在急速增加，除了林宗源、黃勁連、宋澤萊、林央敏、林武憲等先覺繼續努力創作之外，並出現了許多新作者，如梅鶯、張德本、陳懷沙、海瑩，客語方面除老作者彭德修之外，也出現杜潘芳格、黃恆秋等新作者，但多半是新詩、長篇文章，除評論外，只出現洪惟仁的報導文〈葫蘆墩醫魂〉（台灣文藝一一八期）。

舊文新譯或記錄民間文學的更多，洪惟仁在自立晚報連載〈本土笑話〉，鄭良偉則在同刊連載〈台語笑典〉、在民衆日報連載〈台語笑話〉，並在美國台灣公論報以〈台灣鶴佬笑話〉，同時連載。今年鹽份地帶文藝營有整日（八月十四）的台語課程，主講者有洪惟仁、黃勁連、宋澤萊、莊金國等，入夜並有台語詩朗誦會，許多過去不寫台語詩的詩人如蕭郎、李勸岸、吳鈞、趙天儀……等均將舊作譯為台語發表。此一活動的主要策動者為黃勁連。但該項活動引起部分學生的不適應症，學生討論至深夜，認為台語課太多，使台灣文學課變成台語文學課。

三、台語文字化運動

台語文字化的論爭比起台語文學的論爭更激烈。台語要文學化，台語文字化是首要條件，沒有文字便沒有文學。但素來漢語支系語言或方言，除北方官話有較完整的文字之外，南方方言並未建立起完整固定的文字，即使已固定化的文字，由於地位卑微，不受重視，也一直無法廣為流傳。此外漢字也確實無法完全記述實際語言，因而有種種拼音字的產生。

近年的台語文字化有三大派，一是林繼雄派、二是鄭良偉派、三是洪惟仁派。三派各有現實的認識，各有理想的文字形式，也各有支持者。

林派的理想是將教會羅馬字的調符字母化，並以之為永遠的文字形式，但在現階段不妨暫時以通俗漢字夾用，是一種類型的漢羅夾用。此一主張受到台南太平洋境教會及音樂教育家林榮德支

持，並在成功大學開班授徒。但至今文學界尚未有採用者。林繼雄的主要發表園地是美國的台僑報紙，台灣公論報幾乎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發表。其主要支持者有趙弘雅，趙氏自稱去年暑假才開始研究林氏的「現代文書法」，馬上著了迷。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明台在台灣公論報發表〈試論林繼雄博士的台語現代文書法系統〉，提出許多質疑，趙弘雅於七月二十四日同刊撰文加以辯駁，但都是細節問題。明台於九月十四日再發表「回敬」文章，對趙的護詞如「意境」、「美感」、「看久了就有規則」及內部邏輯加以辯斥。

理論的爭執不如實踐，林派最大的支持者當數華盛頓台語學校靈魂人物馮昭卿，馮女士不但會教，而且會寫童歌，初時該校教教羅，但自去夏以來便亦著迷於「現代文書法」，九月五日在公論報撰文，將之稱為真正的台語文字「台文」而非音標，但她仍認為最好的文字形式是漢字與「台文」夾用，成為「中西語文的結晶」。然而這可能不是林繼雄的最終理想。

鄭良偉的最終理想也是廢掉漢字，採用羅馬字，但主張在現階段應採用漢字、教會羅馬字夾用，一九八七發表《路加福音漢羅試寫》、一九八八發表《林宗源台語詩選》算是這個主張的實踐。不過鄭良偉對理想的文字形式並不堅持，對教羅拼音法及漢字選用也常有更動。一九八九年以來，他連續發表了上述的笑話集，並正在編撰教本、詩選、文選的台譯本，可謂用力甚勸。

洪惟仁的最終理想是漢字與諺文式方塊拼音字結合，他認為漢羅夾用不倫不類，漢字雖不理想，卻是丟不掉的包袱。雖是丟不掉，卻也沒有必要再新創漢字式的表義字，增加新包袱，因此

勢必要採用拼音字，但拼音字必須和舊漢字相融和，能和漢字融和的只有朝鮮諺文式拼音字，但在現階段，不得已採用全部漢字書寫。難讀字以教羅、改良教羅或羅馬化國際音標標音均無不可。鄭、洪二氏在台灣的影響力較大，和文學界的連絡也較多。過去二人均各行其是，今年則互相論戰起來。

第一次論戰的遠因起於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自立晚報連載羅肇錦的〈再見，ㄅ、ㄆ、ㄇ、ㄌ〉——廢除國語注音符號芻議〉，主張採用國際音標作為各方言及語言的標音工具。此點與洪惟仁不謀而合。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新文化集合了鄭、洪及趙順文、羅肇錦、趙天儀、林宗源、黃勁連、阮德中、簡上仁、陳恒嘉等在台北漢聲語文中心，開了一次「台語音標的檢討與協調」會，該次會議避開「文字」不談，專談「音標」，結果大家都同意國際音標是最好的標音工具。

不過主張拼音字採用羅馬字的鄭良偉，可能一時無法接受，因為羅馬字在新創時其實也兼含有標音功能，只有發展到最後，當語音改變時，羅馬字才會失去標音功能。因此如果音標採用國際音標，便成了兩套音標，十分不便，林宗源即認為音標只要一套便好，不管是那種音標。因此，這次會議雖有結論，對鄭派實際沒有影響力，倒是影響了洪惟仁新出書皆改用羅馬字化國際音標。

八月一日洪惟仁在自立晚報副刊發表〈台語文字化：個理論建設者〉評介鄭良偉新出版的《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語文》，該文肯定鄭著對台語文字化的貢獻，同時也提出若干問題，諸如（一）漢羅夾用究係短期計劃或長期計劃，若是短期權宜之計，自無可議，若是當成永久的文字形式，可能無

法被人接受。(二)本字研究對台語文字化有其價值，鄭氏既將「本字可靠性」列為漢字選用考慮之一，但無一篇論及如何證明「本字」之可靠，並排斥本字學者對社會用字的標準化不但沒有貢獻，反有破壞的作用。顯有矛盾及不公平之處。洪文另外提出諺文式方塊拼音字和漢字夾用是台語乃至所有漢語文字唯一的出路。

十月十日鄭良偉在自立晚報連載發表〈漢羅話文的美麗新世界——適合科學民主社會的台灣話文〉，答洪惟仁「台語文字化」理論建設者……，文長二萬字，對洪文所提問題並不直接作答，此文目的在分析二人學術背景及意識型態之不同所引起的看法差異。鄭文激烈抨擊台灣中文系之保守，洪惟仁出身中文系，因而受到影響，乃有拼音字也要採用適合方塊漢字的方塊拼音字，並於漢字選用也偏愛選用本字。結論認為只有採用通俗漢字及已有百年歷史的教會羅馬字才合乎民主科學的台灣社會。

此文於洪氏主張有若干誤解，洪惟仁於同日（十月十日）在台灣時報副刊發表〈事非經過不知難——敬答台語文的批評者〉，表明了本字、俗字只是參考之一，音義系統性才是重要考慮，此文雖非為鄭文而發，卻可以當作辯解之一。

另外洪惟仁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在自立晚報連載〈民主科學的台語文研究——再向鄭良偉教授請教〉，提出文化生態的觀念，認定漢字為不可拋棄的文化包袱，新的拼音字，若欲與漢字夾用，必須考慮到兩者之間的融合性，否則必將產生違和感而受到排斥，因此理想的台語文拼音字只有

採用諺文式方塊字一途。日文、韓文即為成功的實例。

四、台語教育的胎動

面對民間「雙語教育」的要求，國民黨政府可謂老神在在，以不變應萬變，毫無動靜，但民間卻早已起步。美國台僑社會早在十年前便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台語學校，台灣近兩年來才重新出發。首先是漢文班的開班，較有名的如周植夫在西田社、黃典權今年起在台南成功大學。另一派是長老教會，重新恢復教白話字，有些家庭延師教漢文或羅馬字，另外林繼雄在成大教他的「新文書法」，阮德中在自立晚報教他自己的另外一套新文書法，洪惟仁自去年十月起至今年七月在台北、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在台中，開了兩期台語研究班，他雖主張諺文式方塊拼音字，但不在課堂上傳授，教的是音韻原理，各種不同音標及記錄、寫作。前述鹽份地帶文藝營整天的台語課程也算是一種台語教育。

台語運動也影響了許多大學，或是開設台語研究班，如成大、台大，或舉辦台語演講比賽，台語詩朗誦比賽，如台大、中央大學、台北醫學院等，這些活動雖表現了大學「回歸」母語的意圖，但因學生的台語程度奇差，因而暴露了「無家可歸」的悲哀。顯示台語教育絕不能再拖下去，否則台語必將衰亡。

經過數年來台語運動者不斷呼籲，今年年底終於看到不少候選人提出雙語教育的政見，有許

多候選人請台語運動者去做文化講演。大選之後，民進黨大勝，宜蘭縣游錫堃、新竹縣范振宗當選縣長之後，聲稱上任之後要實施中小學雙語教育。此舉引起一些疑問，即台語文字、音標、教材、師資在那裏？

十二月十六日羅肇錦在首都早報發表〈爲母語教育請命〉，呼籲母語教育實施之前應邀集各方專才，共同商訂注音符號，製訂方言教材，希望各縣合作協商，以免一縣推行一個方案，或只一兩縣在造勢。

洪惟仁撰〈現階段母語教育的可行辦法〉，載《台灣春秋》一九九〇年二月號，收入《台灣語言危機》（前衛一九九一），認爲台語白話文教育目前不可能實施，現階段可以立即實施的只有恢復舊式的漢文教育，目前中學國文課有文言文、白話文，當析爲二科，文言文以台語（閩南音或客家音）教讀，白話文以國語（北京音）教讀，既不增加學生負擔，亦不影響現行考試制度，不失爲可行方案。（附記）

五、台語影藝的復興

今年台語電影界有兩件大事，一是九月間電影資料館成立，六月二十四日該館邀請五、六〇年代的台語片導演、片商、老闆、演員舉行座談會。記錄在台灣時報自八月七日起連載三天。從出席者發言中，我們得知台語片如何由無中生有，如何達於鼎盛，然後在市場被電視搶走及在國

民黨政府不公平待遇下趨於沒落，以至於停止拍片的過程。讀後令人心酸。

台語片以其積累的拍片經驗及開拓的市場，養育了國語片這個不孝子。然而四十年之後的今天，台語片卻又復甦了，不但台語片復拍，並於今年，候孝賢的「悲情城市」奪得威尼斯影展首獎。

這個事實不但使台語片揚眉吐氣，並且使台語人信心十足地相信台語不但不會降低藝術品質，反而提高了藝術品質。「悲情城市」的得獎雖然有人批評它，但對台語運動來說，不能說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不僅台語片復甦，台語舞台表演也有復甦的跡象。譬如六月間華燈與觀點兩劇團合作在台中、台南表演現代詩劇，將台語詩以舞劇的形式演出，九月間果陀劇場演出「台灣第二」，也是以現代舞劇的形式表現了台灣史，後者演出時受到一些騷擾，或者可以看成國民黨保守分子對台語新文化復興的胎動表現了排拒與恐懼。

台語歌一向被視為低級歌，但由於它的創作精神堅持詩樂和諧，並且吐露低層民衆的心聲，一向為低層民衆所歡迎，近年來隨著台語運動的推展，台語錄音帶市場大為擴張，作品也日益精緻，許多從不唱台語歌的歌星都紛紛轉唱台語歌。

今年年底大選前，台語歌唱界出現了一張石破天驚的錄音帶，即黑名單工作室所製作的「抓狂歌」（當作掠狂），「掠狂」本是台語激動之意。此張錄音帶是名副其實的「掠狂」，一是在音樂

上一反過去日本「演歌」式的悲調，改採拉普搖滾曲風，又不失鄉土味，令年輕人不禁「掠狂」。一是內容揚棄了酒女、迫迫人的自怨自哀，而以諷刺的語調批判現實，令冷漠於現實的一人群「掠狂」。因此「抓狂歌」可以說是台語文化復興運動一個劃時代的大事。

瞻望未來

一九八九年是一個令人「掠狂」的一年，所有台語新文化運動的劃時代大事都在這一年發生了，反對台語文學的聲音逐漸消聲，可以預見反對者將慢慢地由反對而變得沉默，或變得肯定、支持，乃至積極參與；台語文字化的研究者、主張者由各行其是而至互相交鋒，進入群雄割據、互爭地盤的戰國時代，七月間，洪惟仁台語研究班的成員們成立台語社、創刊《台語文摘》，不但提供了資訊交流，更使這場戰爭進入短兵相接的階段。

據聞明年林繼雄將出版《資訊時代的台灣話文》，鄭良偉將出版《台語讀本》、《台語六家詩選》、《台灣文學台語選譯》，洪惟仁將出版《台灣哲諺典》（書及錄音帶）、《台灣語言危機》、《台灣方言之旅》、《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均由前衛出版）、《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七大冊（武陵出版）及計劃中的「台灣十五音字母」、「台語文教本」、「中學台語漢文」、「台語笑話集」，可以預見戰況將愈趨激烈。

台語研究、台語教育、台語創作、台語影藝的蓬勃發展勢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帶動整體的

台語文化復興。

我們樂見這種潮流的發展，但是我們更希望所有的參與者不要純以趕熱鬧的心情從事運動，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以一種嚴肅的心情，將這個運動視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復興運動，潛心去研究我們的民族文化，將我們祖先留下的寶貴遺產繼承下來，發揚下去，創出一個活潑而有深厚的台灣新文化。

附記：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完稿，原載一九九〇年三月《台灣春秋》，一九九一年四月修改增補。）

一九九〇年初游錫堃縣長為實施雙語教育會找我商量，我建議他兩件事：（一）將所謂「雙語教育」改稱「本土語言教育」；（二）音標與文字問題應召集語言學者及關心本土語言教育的民衆共聚一堂開會解決。於是在筆者的策劃下，由黃春明任召集人，於同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假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一次本土語言教育問題學術研討會」，二十九日又接著召開委員會。但後來因為宜蘭縣長所提六百萬本土語言教育經費被刪得只剩六十萬，遂無力再支持會議，黃春明亦不願再負責，學者們因而失去立場，乃於次年（一九九一）四月發起組成「台灣語文學會」，繼續努力。